

仲景运用芍药及其组方琐谈

10085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郝爱真 孙 随

主题词 张机 芍药/治疗应用

《神农本草经》论述芍药时云：“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，寒热痼疾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。”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要略》中应用芍药的方剂60余首，分布于97条原文之多。可见仲景运用芍药之广，并且有独到之精义，也说明芍药在仲景立方遣药中的重要地位。本文试就仲景运用芍药之规律及其组方特点，作一初步归纳，以探其要。

1 解肌和营 风邪客表，营卫失调，证见发热头痛，恶风汗出，鼻鸣干呕，脉浮缓之表虚证。医圣仲景常芍药与桂枝同用。如桂枝汤方，取桂枝辛温，温经通阳，解肌发表，芍药苦酸微寒，敛阴和营，能协桂枝，并不致发汗太过，两药相伍一散一收，阴阳互济，相须为用，共奏调和营卫，解肌发表的功效。正如柯韵伯评价桂枝汤时所云：“此为仲景群方之魁，乃滋阴和阳，调和营卫，解肌发汗之总方也”。又如葛根汤中以芍、桂相伍解肌和营，复加麻、葛开腠理以发汗，

治太阳病项背强几几，无汗恶风证；桂枝加葛根汤，治太阳中风兼项背强几几，汗出恶风者；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治喘家中风；栝蒌桂枝汤，治疗太阳中风之柔痉；芍药桂枝汤、桂枝加黄芪汤，皆治黄汗或黄疸兼表证者等，均取芍药与桂并投，以调和营卫，在此群方之冠中，芍药得桂助，充分发挥了解肌和营的专长。

2 敛液固表 太阳病汗后伤正，阳虚阴亏，或少阴病，邪从寒化，阳虚病人，仲景方中往往以芍药、附子为伍，以达敛阴回阳固表之效。如芍药甘草附子汤，治“发汗，病不解，反恶寒者”，此由发汗太过，或素体阳虚，因发汗腠理不密，表阳外泄之故。周禹载云：“汗多为阳虚，而阴则素弱，补阴当用芍药，回阳当用附子，势不得不芍附兼资。”汗后伤正，不但阳气不足，而且阴液亦虚，药用芍药甘草酸甘以缓敛汗液，附子辛热以扶阳气，俾阳生阴长。又如，桂枝加附子汤，以芍药与附、桂相配，既能和营敛阴，又可固表回阳，亦阴阳兼顾之剂，治“太阳病发汗，遂漏不止，

风湿火逆之重证。因火热炽盛，内熏于肝，肝风内动所致。表现为肢体抽搐，象惊痫抽搐发作一样，治宜清热滋阴，平肝熄风。方选羚羊钩藤汤、大定风珠等。

3 火逆劫肾证治

3.1 火劫肾阴，精血枯竭。肾者先天之本，内藏真阴而主水。火热之邪，煎灼于肾，以致肾阴亏乏，精血枯竭，骨焦筋伤。“火气虽微，内攻有力，焦骨伤筋，血难复也”（116条）。若肾水亏乏，无水可主，则小便难，或无小便排出。水亏于下，无水济火，则火热之势更烈，可见头汗而出，或口咽干咽烂，或神明失主，或胃败气逆，或动风抽搐，或吐血衄血，变幻风云，莫能制也。其治法似宜以清热泻火为主，佐以甘润咸寒之品，以救欲绝之真阴，随证加减而用药。

3.2 误汗复火，肾阳衰脱。肾藏真阴，复藏真阳。若太阳病，发汗后，汗出过多，不仅会耗伤阴精，同时会损伤阳气。阴阳两虚之候，切禁火攻。若一误再误，复加烧针，则会导致其肾阳虚脱。伤寒，脉浮，自汗出，小便数，心烦，微恶寒，脚挛急，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，此误也……若重发汗，复加烧针者，四逆汤主之”。（29条）以方测证，当是肾阳虚脱厥逆也，主之以四逆汤回阳救逆。成无己曰：“加烧汗，虚下胜火，

火气内攻，致烦恼也。伤寒之病，以阳为主，其人面色青，肤肉眈眈者，阳气大虚，故云难治”。此肤眈即真武汤筋惕肉眈之意也。其治当以温补肾阳为主。

综上所述，火逆之证，多损伤心肝肾三脏。但也会损及其它脏腑，如胃，肺，胆，大肠等。心肝肾三脏之中，又有伤阳伤阴之不同，伤阳者，火攻汗出过多，阳随汗泄，又有心阳伤与肾阳衰之别，此类仲景治法方药较全。伤阴者，多因火攻汗不出，火邪内入，或扰乱心阳，或内迫肝胆，或劫灼肾阴。心肝肾三者，内藏君相之火，火热内入，同气易感也。仲景均未明言治法方药，而谓“此为坏病”，当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（16条）。后世温病立清热、凉血、滋阴、生津、熄风、开窍诸法，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补充。火逆伤及心肝肾，对后世温病学注重保护心肝肾有所影响。如叶天士《温热论》中谓：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。”即示医生临证之时，须保护心包，以免温邪侵犯于心。并谓：“或其人肾水素亏，虽未及下焦，先自傍徨矣。”“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，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恐其陷入易耳”。实在强调保护肝肾之阴的重要性。应加以深刻研究

其人恶风，小便难，四肢微急，难以屈伸”者。再如，少阴病，邪从寒化，阳虚水气为患。证见腹痛，小便不利，四肢沉重疼痛，下利。治宜温阳化水，仲景又用真武汤主之。方中姜、附、苓、术通阳行水，均为阳药，唯芍药一味，酸收属阴药，以阴配伍，乃阴阳互相制化之理。可见仲景临床运用芍药之良苦用心。

3 缓急止痛 《神农本草经》称芍药“主邪气腹痛”、“止痛”。故仲景治拘挛、腹痛、痹痛、周身疼痛等证时，又无不选用芍药组方。如芍药甘草汤，治伤寒误汗阳泄于外，阴虚于内，筋脉失濡的脚挛急，用芍药与甘草相配伍，酸甘化阴，缓急止痛。营阴亏损，阳气不足。证见腹部挛急而痛，得按则减的里虚证，仲景则重用芍药配饴糖、桂枝、甘草等以温中补虚，祛寒止痛，方如小建中汤。而见腹痛拒按或腹满而胀，大便鞭等里实证者，则用桂枝加大黄汤。方中芍药加大黄轻下里实，则腹痛自止。对“历节不可屈伸疼痛”者，仲景以乌头汤主之，方以芍药与乌头配伍，温经和血止痛。桂枝芍药知母汤，则以芍药与知母、桂枝等配伍，又可治“诸肢体疼痛，身体尪羸，脚肿如脱”者。由此可见，仲景用芍药缓急止痛，只要配伍得当，按寒热虚实组方，皆可取效。

4 滋阴润燥 胃肠津液干枯，传导失司，大便秘结者，仲景以芍药配麻仁、杏仁等以润肠通便。如《伤寒论》云：“趺阳脉浮而涩，浮则胃气强，涩则小便数，浮涩相搏，大便则难，其脾为约，麻子仁丸主之”。脾主为胃行其津液，今胃强脾弱，阳盛阴伤，脾弱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四布，但输膀胱而致小便数且多，肠中津液干枯而大便难，故曰“其脾为约”。仲景以麻仁丸为主方，方中麻仁、杏仁能润燥软坚，白芍养阴和里，敛液以辅润，合用共奏润燥通便之效。

5 通顺血脉 芍药能协同其他药物通顺血脉，消除瘀滞，取芍药配伍当归、黄芪、桂枝等配伍组方，治疗肝郁、血痹、寒厥、痲疾等，又是仲景灵活运用芍药之例证。如四逆散证，芍药在该方中主要起和营而调肝脾以疏通血脉，调理肝血以消郁滞。更有“手足厥寒，脉细欲绝者”，“其人内有久寒者”的当归四逆汤证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证，其“厥寒”是由于素体血虚，复因寒邪凝滞，气血运行不畅，四肢失于温养所致。方中芍药伍当归，奏养血和营通经脉之功。

若妇人宿有痲疾、漏下不止等症，仲景又用桂枝茯苓丸，意在去其痲积使新血得生，漏下乃止。方中又以芍药行血中之滞，与桂枝同用，能入阴通阳，再得丹皮、桃仁化瘀消痲，以达通脉消痲化瘀之功。“产后腹痛，烦满不得卧”，为产后气滞血郁，气机不通

所致。用枳实芍药散行气和血，取枳实烧黑，能行血中之气，芍药和血以治腹痛。

6 养阴益血 芍药有养阴益血之功。仲景常用其与当归、阿胶等养阴补血之品配伍，适用于血虚虚劳、产后诸虚。如汗后荣虚身痛，证见“身疼痛，脉沉迟者”，仲景以桂枝新加汤主之。方中以桂枝汤调和营卫，加大芍药用量以增强养阴益血之功，加人参以滋补血脉生始之源，加重生姜以通血脉之滞，诸药合用则已无发汗的解表作用，而对于荣血虚少、身疼痛者却有良效。黄连阿胶汤用芍药佐阿胶，于补阴之中，收敛阴气，使心肾交合，水升火降，治疗少阴热化证，见心烦不得卧者。薯蓣丸中用芍药合当归、阿胶、地黄等滋阴补血，治“虚劳诸不足，风气百疾”。此例甚多，枚不胜举。

7 清热止痢 太阳少阳合病，少阳胆火移热于肠胃，内迫于里而为下利，仲景以芍药配黄芩共奏清热止利之效。成无己评价黄芩汤时说：“苦以决之，酸以收之，黄芩等药之苦酸，以敛肠胃之气……”。此方为治疗泻痢之祖方。后世对本方的运用，有所发展。就治下利方面来说，凡是泄泻、痢疾由肠热所致者，均可投以本方。如《活法机要》治热利腹痛里急后重，于本方中去大枣，更名为黄芩芍药汤。张洁古治下痢脓血的芍药亦从本方衍化而来。于此可见，芍药与黄芩配合，苦坚酸收，清热止利。周扬俊主张以本方治疗早期温病。叶天士亦推崇此议，他说：“寒邪深伏，已经化热，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，苦寒直清里热……乃正治也，知温邪忌散，不与暴感门同法”。由此可知，白芍配黄芩之应用，已超越了《伤寒论》的范围。

8 调经安胎 仲景把芍药使用于妇女月经不调、崩漏、胎产等多种疾病，这在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中比比皆是。如用胶艾汤，以芍药合阿胶、当归、艾叶等，调经安胎止漏，治妇人崩中漏下，妊娠胞阻。温经汤证，则是冲任虚损、血凝气滞、新血不得归经而漏下不止，或至期不来者，以芍药伍当归、阿胶、丹皮、人参等温经补虚，去瘀生新，且芍药在方中养血和营，意在“补血还归”，收瘀去而阴不伤之功。妊娠血虚气滞，夹有水气，腹痛绵绵不断，用当归芍药散，方中重用芍药以柔肝利滞，配当归、川芎调血止痛，苓、术、泽泻益脾渗湿，共奏养血利湿、调和肝脾之效。妊娠血分不足、夹有湿热者，仲景又用当归散，方中用芍药配苓、术益气养血，清利湿热而安胎，为妊娠安胎之要方。

综上所述，足见仲景运用芍药的灵活性和广泛性。